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宋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樂考 夷部樂

周禮執師掌教誅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大饗亦

如之謂凡舞夷樂

在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

歌及舞散樂以其不官之真內謂之為凡四方之以舞仕者

散黃門倡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也

屬焉謂即野人鞮韠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西方曰柷東方曰鼗南方曰

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大祭祀則獻而歌之燕亦

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

如之吹之以管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

樂特予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特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曰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特戠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特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陳氏樂書曰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是歌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凡此內自中國外暨四夷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所以爲情性爲歡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禽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況夷歌乎故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也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異音而同歌先王祭祀燕饗必用之者以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

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之謂乎然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樂者遠近所同禮樂異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恐其不能從中國禮故也豈非五方之民皆有性不可推移然耶臣觀契丹視他戎狄最爲彊桀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和闐婉諧彈絲擷管趨於成音而已耻其本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第其蕃歌與舞其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人其聲嘯離促迫舞者假面爲胡人衣服皆効之軍中多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盛之舉矣然今天下部落效爲此伎者甚衆非特無知之民爲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爲之誠推大宗禁止之制凡朝廷作夷樂特施於國門之外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所以示

天下移風俗之意也

東夷

高麗 其國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鞞五色綃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有絳抹額飾以金鐺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鞞雙雙并立而舞隋唐九部樂有高麗伎其樂器已見俗樂門此不詳具唐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集一曲衣服亦寔衰敗失其本風傀儡并越調夷賓曲李勣破高麗所進也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人善習高麗部樂賜衣服銀帶遣歸本道元豐間來臣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家樂以侑酒

百濟 其國之樂有鼓角篳篥箏竿篳篥之樂投壺圍碁樗蒲握槊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太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

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并與文康禮畢而得之唐貞觀中嘗滅百濟國盡得其樂至中宗時工人亡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箏笛桃皮箏篳篥篳篥其歌曲八般步調唐英公將薛仁貴破其國得而進之也歌者有五種焉其舞用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章甫商冠也而東夷服之豈亦得其遺制歟古人嘗謂禮失求諸夷信矣

獬豸 常以歲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爲獬天其作樂大抵與夫餘國同特所用月異耳

三韓 其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群飲鼓瑟歌舞踏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加之其形如筑磬之馬韓國常以五月下田種畢功因祭鬼神晝夜聚飲歌舞數十人蹋地低昂以手足相應爲節有類鍾舞農功畢亦如之

夫餘 以臘月祭天大金遼日飲金歌舞名曰迎鼓行人無晝
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 每歲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群官射賞以馬布唐貞觀中
遣使獻女樂二人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為樂隋
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二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
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詞雖甚雕刻而
膚淺

勿吉 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宴之率皆起舞曲折多
闕容

西戎

高昌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饗隋開皇中

嘗來獻聖明樂曲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其器有豎箏篳篥
琵琶五弦笙笛簫簫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鷄婁鼓
銅鼓銅鈸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皮
鞞赤皮帶紅抹額

龜茲 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
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
等凡三部開皇中列於七部樂其器大咸於閭閥唐以為十部

燕樂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龜茲樂尤盛於開元之時曹婆

羅門累代傳其素業太和初有米禾稼米萬槌樂色舞藝並見俗部樂唐十部
下滋不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

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其舞曲有小天踈勒塩焉

踈勒 其樂有豎箏篳篥琵琶五弦橫笛簫簫簫篳篥答臘腰鼓羯鼓
提鼓鷄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元利死讓樂舞曲

有遠服解曲有塩曲盖起自後魏平馮氏通西域時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白頭巾袍錦襖白絲布袴舞文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曲調有昔昔塩一臺塩之類

容齋洪氏隨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其詩曰昔昔塩凡十韻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按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邊條三娘工唱阿鵲塩又有突厥塩黃帝塩白鵲塩神雀塩踈勒滿座塩歸國塩唐詩媚賴吳娘唱是塩更奏新聲刮骨塩然則歌詩謂之塩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黃帝塩而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河志從而書之盖不考也

康國 其樂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爲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臯始末奚波地農慧鉢臯始前拔地慧地等四曲盖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爲后獲西戎伎樂

也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襠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安國 其樂器有篳篥琵琶五弦笛簫雙箏篳正鼓和鼓銅鈸歌簫小箏篳桃皮箏篳腰鼓齊鼓檐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附莖單時歌芝栖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得其伎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襖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靴

乞寒 本西國外蕃唐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篳篥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保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

唐神龍時并州清源令呂元泰上書曰洪範庶證謀時寒若禮曰秋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休咎之應君臣所

商調有大朝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
天小朝天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
辨髮朝霞袿袿行纏碧麻鞋其舞曲有小朝天南蠻北狄之俗
皆隨髮際斷髮今舞者咸用繩維首反約髮折內於繩下此其
本也

大宛其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其馬有肉角數寸或
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矣
吐蕃其俗以麥熟爲歲首圍碁六博吹蠡鳴鼓以爲戲樂
于闐其俗以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手撥胡琴唱歌故隋
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闐佛曲焉宋開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
書來上自言破疎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從焉
拂菻其國每歲蒲桃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偏鼓拍手歌
舞以爲樂焉

南蠻

九真徼外蠻其俗尚銅鼓以爲大爲貴方其初成招致同類
飲食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
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

赤土扶南之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其王遣婆羅
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吹螺擊鼓以迓之及使至女樂迭奏并
用天竺樂

婆利國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其王姓陳嬌如出則以象駕
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以爲樂

林邑其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同中國制度至於擊鼓吹螺
衆吹蠡以即戎此其異也南蠻之樂多擊鼓吹螺

附國在蜀郡西北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箏吹長笛有
死者則子孫帶劍殺鬼報冤焉

哥羅國 漢時聞于中國其音樂有瑟琵琶橫笛銅鈸鐵鼓
闍婆 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

三佛齊 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爲樂

占城 其俗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集民作歌謠火答謝天道
其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

牂牁 其俗擊鼓銅鑼以祀神宋至道中來朝太宗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
頓地爲節詢其名則曰水曲也

張蕃 其王每歲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會諸蕃飲宴亦動
番樂上戸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

龍番 其俗凡遇四序稱賀作樂擊大鼓吹長笛批管筚律杖
鼓其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應天長至於有物故者雷告天鼓
或倡挽歌焉

石蕃 其俗每遇四季節序會官屬宴樂其樂器有琵琶箏篳篥

大鼓其曲名有願天長感天恩感皇恩天下樂云

羅蕃 其王每日夜衙凡遇祭饗管設只於平川坡野間其作
樂不過鳴大吹葫蘆笙樂人踏舞而已

渾國 漢安帝時來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
會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詔 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

國使韋臯以進上御麟德殿閱之是不知古夷樂作於國門右
辟之義也南詔調奉聖樂曲用黃鐘之宮舞大成舞伎六十四
人贊引六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

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
拜跪節以鉦鼓又爲五均一曰黃鐘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

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鐘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

繁雜不足復紀德宗既闕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有坐部伎立部伎

扶婁 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獸之

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歛忽莫可名狀後世樂

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見王子年拾遺記

渤泥 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坎鼓吹笛擊鉦批掌歌舞以為樂

彌臣 邊海之國其主以木欄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

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為樂在

永昌城之西南

古奴 其俗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為樂其衣被頗類

中國

白狼 東漢明帝永平中宋輔為益州刺史移檄西南夷喻以

聖德白狼王糖菽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有歌詩三章輔所獻也

東觀漢記備載其詞及夷人本語皆重譯訓詁為華言使覽曉

焉歌三章其一遠夷慕德其二遠夷懷德其三遠夷慕德

大食麻囉拔 其俗每年以二月為歲首歌者多以胡琴吹笛

鳴小鼓舞唱拍

驃國 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片一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國

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

兩齊歛為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

焉

獠蠻 獠蓋蠻之別種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

多執矛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

邈黎 其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為

節序

陳氏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胡名婆陀力

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
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
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多名婆臘
調婆羅門曰毘羅延天連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
移風婆羅門曰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詭調也李唐樂
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
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曲
並入婆陀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
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
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解曲並入越調
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入
商調也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
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提梵入

移風調也

北狄

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後魏樂府始有北
歌史所謂貢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人晨夕歌之用隋
代與西涼樂雜奏當時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
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鮮卑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是也梁
樂府鼓吹又有太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
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邪
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北庭伊州一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
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貴昌以
其聲教樂府能譯者亦不能通知其意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
豈非荀卿所謂節奏久而絕者乎

大遼

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喜歌舞者數

輩前行士女隨之更和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鉞焉

宋太宗雍熙四年帝以北戎侵軼惡軍中習蕃歌以雜華樂詔諸道禁止之至道元年定州言新羅設番人二十人自契丹亡歸傳送闕下帝召見便殿皆手持大螺如五升器襍在契丹十一年教令學吹此者凡五十輩帝今吹之聲重濁奮厲大率如角問其曲云單于並賜衣服緡錢隸軍籍

鮮卑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辭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後世惟琴曲傳胡笳聲云

陳氏樂書曰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煬帝分爲九部以漢樂坐部爲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涼與清樂并龜茲五天竺國之樂并合佛曲法曲也安國百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

禮畢爲九部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觀開皇中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柰何遣我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歷代公襲其失如此聖朝宜講制作削去而釐正之實萬世利也

按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韎即昧也獨西戎北狄之樂不見於經豈周之興也肇於西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必俟東夷南蠻之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教之遠被耶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其大半鄭夾祭以爲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鍾曰人爲亦莫非稟五

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愚又以爲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符氏出於氏姚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爲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于涼州張氏亡而入于秦姚氏亡而入于江南陳亡而後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固本不出於西戎也

徹樂

周官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兖州衡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異災謂天地苛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

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札大凶大戕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厲也凶凶年也戕水火也縣弛釋下之若今體兵鼓之爲

魯襄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籥廢繹故內舞去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八叔弓卒去樂卒事

禮也晉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與群臣宴師曠李調

侍侍與君宴也燕禮記曰請柝侍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臣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之叔鼓鐘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若亦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或作居杜蕢曰在寢杜

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皆謂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

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曩向也謂始來入時爾飲曠何也曰子

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知悼子在堂斯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



原件短缺

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葬記曰君於曠也

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飲調何也曰調也

君之藝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食酒

近臣亦當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

防是以飲之也防禁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義

則杜蕢洗而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公謂侍者曰如

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

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之實與君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都內殯于

絳未葬晉侯飲酒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便尊公之使人執

之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

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

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女弗

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

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

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

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晉有司下太常曰朝廷遇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

恢議曰素會宜都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

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三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

也國諱尚近謂金不可陳於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

不作

徐廣論曰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

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三年

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

為中原山陵未脩後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

褚裒薨元會又一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僕一賈稽王道子議山陵之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蒼爲斷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凶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凶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禘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丑介卒反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棨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二年制未終大司馬府參軍

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爲短今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爲自古帝王相承雖生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衰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入神同

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久廢
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閣
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元會衆樂備奏倡伎無作愚淺多蔽
竊有未安今國耻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
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宜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
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猶議之今
宜不懸虔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主不宜作樂
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
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
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
絲竹奚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

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
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
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爲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
於斯也縱令咸康未不盡徹樂以爲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
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
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緣麻服在躬號哭無
時鼓鐘歌簫之音實聞下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
存者輕所爲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
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
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
況餘事乎冬至唯其群下奏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
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

樂今舊事明文卿詳擬處答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爲定制誠非群下所得誚論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禮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樂縣及享群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官縣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祗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爲先今旣逾年理宜從吉若不隸習即恐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註云去謂釋下也且知哀輕者釋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遇密縣而不樂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諸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縣如有大臣薨歿則事輕宜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宋仁宗嘉祐七年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

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

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禘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畢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神宗熙寧元年冬至親郊在亮闇內音樂緣事神皆不可廢於是禮院請郊廟及景靈宮用樂外鹵簿鼓吹及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場但鳴金鉦鼓角而已詔可自後或有故則廢樂則用以爲例

高宗紹興十二年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明堂行禮宜停罷奏樂受胙等事上亟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

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
昨之文大饗爲民祈福爲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
書歛五福錫慶民况熙寧禮尤可考其載文有曰六樂備舞祥
祉來臻是也然後詔遵舊典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坰奏禮經
舊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徵考大
事既畢慈寧久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
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
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
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

孝宗初踐大寶立班設仗于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尋請車駕
詣太廟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王太樂及絃索樂舞其於受
終文祖之義有光而在前朝亦爲開典獨鼓吹樂在仗內以欽
宗喪制而遏音追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故

事神主亦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
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禮部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給舍詳
議謂薦享宗廟爲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別廟不嫌於用樂今
祔廟之禮爲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謁祖宗
諸室當用樂舞至別廟奉安宜停而不用盖用樂於前殿是不
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別廟是安穆爲欽宗喪禮而屈
也如此則於禮順義允遂俞其請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
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則
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盖祔禮爲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
是爲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爲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
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爲盡善盡美無可議哉詔從之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
舉樂事下禮部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

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上聽其言事遂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加在大祀齋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朝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爲吏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

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人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子禮猶守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閣門行之陳公退復具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旣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爲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溫叔復奏殿陛之上忽忽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萬一省會亦

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恭備貢館伴當乞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齋決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管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避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斬陽馮天馥應房校刊

兵考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

伍一比兩一間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卿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謂為六軍之見于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統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五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踰云此皆據在鄉時為卿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間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衆為官卑故畧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魯是侯爵而魯

項言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則是前無三軍惟信公盛時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法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為兩兩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為承承有偏一軍則二府者兩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之意也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十王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中大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大國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國有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旅卒師軍皆眾之名兩二千五百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

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令之事追遂寇也春秋公追戊于濟西胥何捕盜賊也。疏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五家為一比家出一人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五家為一州州二千五百家軍萬二千五百人胥子內政寄軍令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爲伍伍長領之在家間胥領之在軍則爲兩司馬領之在家爲族族長領之在軍爲卒卒長在家爲黨黨正在家爲旅旅長在家爲軍軍長在軍爲師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大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大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下強任力役之事者也出老者人而已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凡起徒卒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者饒也田謂田獵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乃子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謂羨也玄謂餘子

也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官者也疏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卿致
一人為正卒一人為餘卒其餘皆為羨卒也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
其餘皆為餘夫餘遠故也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
野以下劑致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
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
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
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
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
預所以優野人也惟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
獸人所同欲追同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
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曰其軍三單先
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

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

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

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

租也賦謂發賦歛之賦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

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

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

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一在車上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

四封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田畝

世術大道也川謂水之通流者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賦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

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田官食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

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卿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

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彼

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成周兵制圖

王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兩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卒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旅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百五十人

師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百人

軍萬二千五百人

軍將卿

一軍共六鄉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爲一乘故曰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

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六百賦車
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
十萬意通大司馬通而征之大司馬教兵號名有野鄰家
別此見其通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
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
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
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
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王有四方之事家宰徵師于諸
侯是虎賁氏家宰也小宰掌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
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荆之旅武士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
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韓奕于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
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
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

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
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
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
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
軍令焉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鄉工商各三也二
者不從戎役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為三軍
農野處而不戰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
三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
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
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
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十
為伍所謂寄政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
云小戎伐虢四里
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

六
六
六

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

一卿之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

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

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承今勿遷徙夜戰聲相聞

足以不乖書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

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人為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

乘徒指三萬人吳子云蓋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

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

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大夫之治牧政聽縣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帥聽鄉

治之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

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相

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政而通征之率

斥地甚大非齊舊制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政而通征之率

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依周變從輕便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敝明敝賢下比之罰其賢

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皆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

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

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游過者而摘之亦嚴敝賢

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

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

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子

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

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

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

何鳳

以歸子此亦通焉
性使如知兵
出歷如知八侍
矢口而彈土之氣
似平者亦遠之
易得大矣

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

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

戰守只此一法
小字

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它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六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僖十五年惠公獲晉呂甥言於

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

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大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

既少督察易精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十七年卻縠將中

軍卻縠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

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按楚為啓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

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

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穀將左行成國不

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

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襄公
蒐于夷文公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
軍增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鞏之戰成二年卻克請
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鞏之功上中下各增三軍韓厥趙括
鞏朔韓穿荀躒趙旃皆為卿僭更王度若此 厲公鄆陵
之戰罷新上軍宣十二年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闕其
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明
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
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右晉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
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
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

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一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
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
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
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
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
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為社丘乘梁盛是也以乘
為甸衛良夫乘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深言之其實一也今
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丘也穀
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
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至增三之一耳明年戰于
鞏四卿並出前此春秋未有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
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
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
牟至于商衛魯西商東界商宋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
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盖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
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北蒲年十一千昌閭年十二
又于北蒲者年十四獨異於它公者用見二公在
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
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

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盖傷公室削弱
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
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丘賦之法因其田則
丘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則各為一賦故
言田賦古者用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
兵今開田而賦
軍旅之征非矣

右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筭路監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荆
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
子論楚之兵曰荆尸而舉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
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子鐘厲亦楚陳所利六抵陳中
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子矢利陳成王地方千里城
遠是長兵子矢是短兵蓋楚參用子為陳濮之役八年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

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
之六卒將中
軍盖兵屬子玉者子西將左子王將右當是西廣東宮之
兵傳曰楚右師左師隨楚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止若救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即其親軍今日西廣止分其一而已杜注東宮曰太子有官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宮臣以宮甲圍成王是宮中兵也若救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救者子玉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杜預王既為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兵耳若救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救氏戰穆王按晉文襄霸之子臯許敗於敵君戰則兵強可知

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楚崇掌環衛之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注官當同環列之尹都君子王馬之屈所以親衛於王出入同之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文十年會于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孟田獵陳各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右司馬當中央則左司馬二人為翼莊王霸強克庸以來文十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逮邲之戰宣十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傳曰楚子其師次

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蓋正軍也是時孫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為二廣以為親軍傳載樂武子言楚軍制曰兼統三軍矣

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召之親兵按陳楚子分左右廣養田基而駕日中而廣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田基為左彭名御左廣屈湯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旆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見右廣將從之樂屈湯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反日人嘗在王側內官卒當其夜當更廣從子玉時子玉專掩襲親軍之制詳矣信二十八八年西廣從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屬之今燔之戰則二廣皆以侯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游駟以為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乘左游駟以為游兵傳使潘黨率游駟四上乘從唐侯若驪蓋游駟往來以防敗矢田王軍中逐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卒傳曰黃有一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司馬法五人為卒卒又曰楚子為兩車十五乘為六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則一卒之兵者人也卒偏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說句耳蓋防正軍有敗

則以偏卒之正卒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工亦齊將右
有闕則以偏卒補之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工亦齊將右
使潘黨以偏卒補之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工亦齊將右
第一二拒在陳左拒當晉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
上軍攻下軍左拒當晉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
乘輜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薦前茅慮無中
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凡軍行古轅左追薦
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
韓馥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注分左左右者軍行時又
分之在兩廂轅以爲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
楚陳以轅爲主以轅表車正是轅車最兵以備不虞其應
左右者使之進退步卒令離道求車不近兵車轅謂計止
之草以爲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
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爾爾曰茅明也在前者明
爲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則言言軍參使知而爲備
如以軍行令人遠在軍前斥度便室震有失兵使踰行人
持以鋒是也茅明標言文舍人口茅明之明也杜預注或曰
時楚以茅爲旌義未詳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
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爲
殿後世勁兵多在前或謂擊賊則後無應勁兵之後此最
良法百官象物而動物類也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
卑不同蒙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

備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田王載太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旂師都載旂卿遂載旂卿遂載旂卿遂載旂
凡旌有軍衆者盡異物無者帛而已尊卑所建各行軍之
有物類此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兵之法行軍之
翼日則輜重至乙卯王乘左廣以遂趙旂及昏楚師軍於
注輜重也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若與
正軍過遠則有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纒亂正軍亦潰後
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此皆軍政
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
之善者也若共王之子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
創名之三百被練三千簡謂選擇也杜預注組甲被練皆
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之袍蓋達云組甲以組綴甲
車土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
牢固練若不因帛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今步卒服
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破
又組是條繩不可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杜預注甲被練
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以非甲名被
是破覆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
說近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皆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之
之類康王以薦掩爲司馬始并沃衍牧隰臯賦車籍馬而
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使莊賦數甲兵掩書土田牧隰臯

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
兵徒甲兵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
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帥左氏傳吳人敗諸平王簡上國

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

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遠疆息民

五年而復用師杜預注上國都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

故謂之上國按云簡東國之兵亦如此知此是簡西國

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曰西

為上則東為下言至若戊丁則若申息之子弟八年楚

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士

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

兵則若都君子按之則若王馬之屬

馬之屬以濟師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

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君子既有上則不調發唯吳楚

多有此事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其為

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我也用革

也楚用舟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舟成七年始入州來

也暨共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于皐舟之隘是吳利在舟

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畧吳疆而吳

乃滅巢昭王時救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河汭而還

竟無成功其後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豫章而潛

師于巢遂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

其帥蓋楚雖以備舟置舟師而實

莫能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右楚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

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
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其車馬備
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帥
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吳子秦置陷陣三萬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
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
法之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
軍功者各以卒音律受上爵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
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闢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獲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後自公士至大慶長十八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二水北有林胡樓煩樓煩屬鴈門郡二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二郡南有淳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竭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之天府也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三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切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併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

說韓宣惠王曰韓氏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二縣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有鞏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按府時力距來者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距

來者謂弩勢勁利足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卒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習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宜山真山在豫州棠谿在豫州墨陽在豫州合合伯春秋後鄧師宛馮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龍

淵太阿二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革抉拔防

革抉音決謂以革為射矢也射謹也無不畢具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疏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是陽召

陵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

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

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輶殷

殷輜輶宏反若有三軍之衆臣切量大王之國不干楚切

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即魏氏武卒也注倉頭二十萬

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養

子云魏有倉頭二十萬是也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

遠矣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

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則進如鋒矢大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言臨

足齊有軍役不臨留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

用度河取二部子三七十二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留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

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

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伯王

之資也

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

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而秦更名

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犯事習也音使民所以

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服虔曰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是為相君長是最為有數故

能四者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

道耳師古曰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故雖地廣

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蘇林曰鯁音

古曰鯁音先也張晏曰軋踐轢也師至于齊桓晉文之兵

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人王兵然猶未本仁

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

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

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

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

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

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

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

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

年伐楚次干經責包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

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

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

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

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

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

蒲子武帥車五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

百乘以救楚也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所謂善敗不

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

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

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

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

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

之徒 秦起雲合果共軋之

師古曰秦疾風也如秦之起也秦音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

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至于末世

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

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起商也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

非先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魯雖弱國而軍制亦

屢變故據左氏內外傳諸書略攷諸國之兵制至戰

國時六王爭強軍政雖無可攷而略見於蘇秦之說

班孟堅西漢刑法志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

可攷故具載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

陽鑄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

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

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里門左謂閭里之左凡居者以富強

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

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西

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宮刑徒者次以

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

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

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

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

可

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内外有相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山齋因而發明其說然愚以爲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庸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

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

兵考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
滎陽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景帝後二
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武帝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
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
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車騎於郡國特其略耳其
實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
平百粵耳其實高祖已有樓船之制也光武紀注所引漢
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以漢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河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武其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焉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舊儀殿外門署衛尉尉監內即署屬光祿勳南軍也

南軍衛尉主之

顏曰衛尉等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掌宮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

有南軍乃今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時呂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尚有南軍故未敢誦言誅產已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入欲未央宮為亂弗得入蓋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廬之內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即南軍也戾太子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聞發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古者環衛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徒役事

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

衛尉尉監

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祿

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其屬者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郎官皆東直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表

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將見百官

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

郎中今均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之前而論者皆編
爲南軍若謂郎中令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出
充軍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爲出之以擊羌
哉此說殆不其然抑嘗考之郎衛兵衛固均爲宿衛之職
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
官武帝更其名爲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
宮殿門衛屯兵從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
門衛士宮門徵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外門舍
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
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然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爲
南軍固可考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
攷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
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
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
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
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門羽
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爲一府非可謂之南軍
也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爲天子導從儀
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擊羌特以死事之子孫羽
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
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
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
兼領南北軍之職兵衛郎衛分爲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
明矣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皆宿衛官屬南軍

東方朔傳上始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

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六郡謂隴西天水掌執兵送從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其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由是遷為郎試并為期門霍光都肄郎羽林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負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太

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

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羽林有

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蔡質漢儀

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又有羽林黃頭郎校乘傳注習平帝

又更期門為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宿衛之官言

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吳氏能改齊漫錄曰此說非也按

晉志羽林軍四十五在營星在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

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

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

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

遂為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

甲科為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

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觀以角觝而後

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所

都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之丞

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

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氏曰北軍徼循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

城按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爲賈區軍正承胡建斬之而中壘校尉實掌北軍壘門內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顯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廼今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長安城內苟無漢節雖以太尉之尊軍門得以拒之不得輒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錯列長安城內不近宮城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詣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黃門倡偃

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內北軍在外之證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門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辯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辯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時勃欲入北軍必令紀通持節矯內之是以計誅呂氏非謂以太尉勃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廬縮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爲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

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太
司馬是其職之或罷或置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
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耶

武帝增置八校

屬北軍

更名中尉為執金吾

百官志執金吾秦官

武帝曰仕宦當至執金吾言徒役盛也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恐

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為胡

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

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

越騎校尉掌越騎

為騎也 晉灼曰取其材力越越也 師古曰宣紀言欲飛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觀名胡騎屯所胡騎校尉掌

池陽胡騎不常置也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日工

射者也其真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

虎賁校尉掌輕車凡

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秩皆二千石

刑法志言武帝

校蓋胡騎校尉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不常置故言七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內有司馬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自庚太子事後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有一人

山齋易氏曰按劉屈釐傳庚太子使如侯持節發長水及

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追捕如侯告胡人

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

而步兵在長林苑門長水兼掌長水及宣曲胡騎則在長

也蓋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
光武併七校爲五營故省虎賁入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
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
以北軍中候監之謂之比軍五營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爲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
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旣增校
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
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太繁領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
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爲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
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
爲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典則知自
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

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 古者禁衛

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
發中尉卒軍霸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兵
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
呂嘉則失之矣至宣帝遂令羽林欽飛諸兵遠赴金城擊
羌不亦騷動之甚乎

又曰漢兵卽無貲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
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
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
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候劔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
千五百人十二城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
門司馬攷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
一校大約可見中都兵蓋僅用四萬耳

南軍圖

上準東漢安帝紀注

南

三署郎

本郎中令
武帝改

車戶騎三將

武

左中郎將

主左
署郎

虎

光祿勳

五官中郎將

主五
官郎

主

右中郎將

主右
署郎

羽

軍

衛士

八十
一人

車戶騎三將

武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左監

主左騎
八百人

虎賁郎

千五百人無常員多
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主殿門內

羽林郎

百八
十人

武帝置建章營騎羽林騎

右監

主右騎
九百人

衛尉圖

下準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公車司馬 注關門兵

南宮衛士 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 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都侯 主劔戟衛士四百十六人

右都侯 主劔戟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城門衛士一百一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 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 主玄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 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衛士一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 主東門衛士一百八十八人

朔平司馬 主北門衛士一百一十七人

外兵

衛尉

主殿

北軍圖

北

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帝改屬
光武省置中侯

掌北軍 北京

壘門 城兵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校尉 領士七百三十六人
掌長水宣曲胡騎

射聲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待詔射士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掌胡騎
之屯池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號五營掌輕車

城兵

北京

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
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漢初兵民
不甚分。如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
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
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公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
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
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
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
輕重之不倫耶。嘗考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
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
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爲逼。故處
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

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爲
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
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爲甚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
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
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
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鄉
者以管見而商榷之。考其始末述以儷語。其先後沿革悉
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列漢制之詳。近猶子開得曹監學
者所考南北軍且合此二書略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
制與夫內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瞭然在目。誠考古之一
端於是乎書。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
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

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典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噭官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爲正歲爲衛士即此

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考韋元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

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
後百官志考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
八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
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
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
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
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尉緹騎
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
所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
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
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
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
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

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所考證然雜見
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
八年之紀也考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
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漢初定天
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
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
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鯁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
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
其陵歟鯁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
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
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
帝初年呂氏固已顯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

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
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
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
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
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
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嶺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
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
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
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
實嶺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
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
何人哉產既嶺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
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

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
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
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
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
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
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往
回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
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
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
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
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謂卒千人
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闔者遂
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

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為能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

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驍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廢罷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昭帝紀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漢興循未改後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其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其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

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晁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并行程乃如淳殊與三日之說背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七謫科所謂吏有賈人贅婿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問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弄命

伉健之屬

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武帝元鼎五年

呂嘉反遣路博德將罪人馳義越侯遺則將巴蜀罪人咸會

番禺 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

令從軍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

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

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

年武都氏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宣帝神爵元

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

士出朔方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健為蜀郡犇命擊

益州

注云常兵不足故權募取壯勇聞命奔走謂之犇命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

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

文帝用晁錯言募民徙塞下

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音莫容反 南攻揚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

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

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文選曰土地寒故也 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

鳥獸毳毛

師古曰毳理謂其毛也 其性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 揚

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

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服虔曰償什也 秦民

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

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

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

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其

恩

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

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除也

日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陳勝

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勢易

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

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難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

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

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

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

藺石布渠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

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谷廣九尺長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

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為中周虎

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

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

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今居之不足募以下奴婢贖罪

也師古曰贖說是也復音扶目反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贍乃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上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一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總同列卿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略漢人及畜其本主以縣官為贖張曼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二半賞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此言非以此事欲立德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戌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

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其六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

法師古曰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住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

師古曰所以克實寬廣空虛之地

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

二內門戶之閉

張曼曰二房也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之往也

為置醫巫以救

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

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

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

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伯師十連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

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

字作護妄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

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

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書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徙之民非

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

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

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德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

日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其得勝逞

志氣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

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

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

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

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及

衛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

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

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

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

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

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

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

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欵兵

如故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

更賦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 十三年罷左右將軍
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光武罷都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
臨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
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復
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
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

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時寇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

尉安帝時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時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

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

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羌傳置屯多矣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

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以厭始置西園八

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為中軍校尉傳云鮑鴻

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左軍校尉馮芳為助軍

右校尉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

皆統於碩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

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

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如魏徵為北地將軍周竈為隴西將軍事已則

罷京師止南北軍為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

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

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

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

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唐人蓋知之矣異時南北

此為大抵總攝
其說學止此
此為六司以出
為得兵制之大
要矣

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詳見前自武帝置大校六抵以

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

從始此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志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

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

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

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它衆甲伍必

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

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

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

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

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依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

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少刑徒選及三百石吏

而又以羽林依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

舊制皆自武帝啓之

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車擊朝鮮則

出至宣帝擊

及光武之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

光武置

成都試省都尉明帝而後募

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

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

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

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

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盧城至肅宗二年罷之類是也連年

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末初間募

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綺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

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

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

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比於是羗

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

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充豫之卒擊象林

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為陷陳義傳在尚召為積射鮮卑傳擊鮮卑召為義從東漢有義胡義從蓋取西邊義胡之願從者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入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比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國校陽尊閣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閣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光武徒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士備擬不道誅而翟義之計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勸軍旅誅守長璽令起軍遂罷都試之法

昭烈初置五軍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街亭之敗戮馬謖以謝眾上疏曰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耳然喪趙靈陽郡馬王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典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將何以圖敵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一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爲相國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何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

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

疾軍旅皆已引出唯丹陽青巾孫皓傳丹陽太守沈瑩領丹

車下虎士千餘人交州義士步騭傳權遣呂岱代騭及健兒武射之名

調度亦無法

健兒見凌統甘寧傳
武射吏見駱統傳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

見陸遜傳

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

子表領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

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童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其後又以五子分將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

而吳遂亡

晉文帝置二衛

中衛後衛三部司馬

前驅田基強弩

以中領之軍領之

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

部皆領於駙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

前後駙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

祜罷改北中軍候

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

為一當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

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

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

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

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

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乃濤

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

吳六發母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

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為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更

翼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漢主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

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
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

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二四丁取
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興舡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
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
之地興屯田括民馬得四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又制
征士五人出軍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辨者斬
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死者相望

秦王符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
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
二兗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
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

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
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
大故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
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齊高祖受禪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
李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以隨
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遷都洛陽聲言南
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募以備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廂大將又於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
十戶出戎馬一疋大閱于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
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覓其
後又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

者調戎馬一疋

大武真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園軒帝遣感質書曰吾今所遣闔
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羗設使丁零死正
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羗死滅關中賊卿殺之無
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
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
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
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
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
袁翻議以爲北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

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
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
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
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
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賣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
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縮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
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
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
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
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
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群起遂
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

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宦婚斑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爲之聞奏事寢不報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鷹隼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官猶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

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軍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損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環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援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遂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孝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克期集會屠其家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殺彝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叔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

歡時給使至洛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宿衛相帥樊大臣之策朝廷懇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為當時不能伸張彛之冤酷殲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孝文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六鎮兵卒多擯抑之有同奴隸邊任浸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介胄之士以救其偏而彛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閹選舉無章賢否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

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隳矣然彛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別為內外領之二胄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出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

為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壯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

閔帝時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

武帝既誅晉公護始親政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既親政始收兵權既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比別為七總管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

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兩刺史驍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

置軍府

煬帝大業八年敕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

臨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并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爲

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鑲鑿確篋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鏐二隊具
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
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
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
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
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
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
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
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擊鼓二
人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
左右擊征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征隊還左校
復薄戰皆擊征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
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獲各入

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
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勅契乃
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
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
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
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
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
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
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
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
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
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

年之間悉為精銳

府兵圖

上府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長史一人

中府千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兵曹一人

下府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別將一人

坊高祖置

坊主一人

羽林軍

龍武軍

團三百人

校尉

神武軍

英武軍

兵隊五十人

隊正

神策軍

神威軍

火十人

火長

天威軍

神威軍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源十六衛上玄曩戎臣外開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一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玄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令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事不克行開元六年

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令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

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壁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塼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鎬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技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旣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

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市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堂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

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書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糧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丞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是粟麥日賤

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詔治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處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

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德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二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

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

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白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仲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輕重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射術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脩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募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旣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旣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唐本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又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

於士卒往往自擇帥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號為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忠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

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
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
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
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
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
弓馬四次上翹開舉五圓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者爲
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
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
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
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
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右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
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
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

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
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
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
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
十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
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
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
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
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
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瑒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瑒以
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
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

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實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兩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族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

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闕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傳吳仲孺殖貨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支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

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它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剛建言京畿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圓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

臣恕死罪中書衛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亦令皆爲之歛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富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實文場爲左神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饒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建號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繇是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今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

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關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

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圖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又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十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

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球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後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

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
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
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
以滅亡可不哀哉

